

雷锋在我们队伍中

辉煌的人生

广州军区卷



●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目 次

法卡之星	文新国(1)
两代风流	陈培学(28)
菩萝米修丝	雷 铎(66)
铁 锤	张 波(86)
情满青山	范军昌(104)
油海一粟	崔洪昌 孙 决 喻季欣(128)
一个普通人的奉献	何继青(144)
僮家阿哥黎苗情	赵 江(166)
有这样一个女人	雷 铎(188)
种 子	喻季欣(208)
中华风骨 战士本色	曾志军 邱永权(226)

法 卡 之 星

文新国

“广西边关有座山，
山上有群守山汉，
汉们有个不起眼的官哟，
不起眼的官儿爱守山。”

——士兵们写给农守海的歌

一、两个例外

农守海，我平生第一次遇见你这样的人！不远千里来采访，竟遭到了你的拒绝。

是谦虚，是反感，还是你那壮族汉子的执拗性情所致？

据说，总政来人报道你，你让人家坐冷板凳；暨南大学的记者来采访你，你让人家饿着肚子；画报社来人为你拍照，你让摄影师空等了三天……太例外了。

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农守海。

陪同的师部宣传干事对我说：“咱们别自找苦吃了，我带你去采访一位边防军人的妻子。”

不！我不死心！农守海在我心中是个谜。

为什么提及农守海，从将军到士兵众口皆碑？

广西军区王政委说：“农守海是用行动学雷锋的标兵，特征是两个字——奉献。”

师政委刘仁杰说：“他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政治环境和自然环境都十分特殊的 832 高地，见到他可以使人心灵净化。”

宣传科长廖新春说：“人家夸他是壮族的雄鹰，他却总是红着脸说，当兵守山，应该的。”

宣传干事胡训军说：“这个人，爱部队、爱阵地、爱士兵，爱得使人难以理解！”

团政委张君山说：“前些年把‘老黄牛’都宰了，现在又请回来了。”

朱教导员说：“有这样的干部在山上，我们放心。这个人真实得就象庄稼地。”

八连连长张国强说：“对他，我无法用语言表达。这么说吧，我这个独生子早就想转业，自从和农守海呆在一起，我就不再提了……”

山上的战士们说：“再也没这么好的副连长了，我们象亲兄弟。”

……

又是一个例外，在我过去采访的对象中还没有象农守海这样众口一词的。

一股无法扼止的采访欲，促使我沿着农守海走过的路开始了寻访。

二、“新一代最可爱的人”

十八岁的农守海，从乡村的黄土大道上走来，走向军营，走向血与火的战场。

他参军的初衷只是想见见世面。没料到入伍一百天就来到了自卫还击战的前线。

第一仗打穿插时，学会了放枪；

第二仗进攻 672 高地时学会了投弹；

第三仗是乱仗，乱仗中学会了战术；

第四仗是打 542 高地，这一仗在他身边出现了一位董存瑞式的战斗英雄梁英瑞；

第五仗是攻打竹林山，战斗中，排长，班长，副班长都牺牲了。新兵农守海学着梁英瑞一跃而起，冲向敌堡。耳边划过一道道死亡的呼啸声，子弹象雨点一样密集，他迎着子弹冲去。突然，掩护他的机枪哑巴了，两名战友倒在了血泊中。这时他才体会到了“为战友报仇”的力量，农守海怒吼着，提起集束手榴弹扑向敌火力点……敌火力点被他炸掉了，部队顺利地占领了高地。

五仗下来，农守海荣立了三等功。

当农守海把立功喜报寄回故乡时，故乡的父老兄弟也给他寄来了最高的荣誉称号：“新一代最可爱的人”。

向来不易冲动的农守海，此刻异常激动。他在给故乡的回信中说，我还是个新兵，这全是部队培养的，我要一辈子热爱部队。

三、“爱部队就要爱高地”

战争结束后，农守海被分派到 832 高地。

这座高地是法卡山一线最险峻、最重要的军事要塞。两军遥遥相对，是监视对方的一座天然岗塔。天晴时，对方的炮口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832 高地历来是兵家扼守的制高点。早在 1887 年清军抗法时，就在山顶修筑了炮台，至今工事保存完好。古炮台下面是中越国境线上的第十号界碑。

832 高地是一扇坚固的国门屏障，耸立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入侵的法军和越军都不曾越过高地一步，高地上的每块青石都镌刻着中华民族的尊严。

当农守海和他的战友们带着战场的硝烟登上 832 高地时，全部愕然了！这是怎样的一方生存的空间哟——

满山芭茅草上的芦花，就象荒坟野冢上的白幡，那呼啸的林涛似狼群在嚎叫，历年来各种毒蛇蜕掉的皮，挂满了山林……

这山，终年大雾，能见度低到五米内看不清人的面目。浓雾似雨，古炮台的洞壁上长满了青苔，湿漉漉、阴森森的。

农守海和战友们就住在洞内。冷时 -20°C ，热时 40°C 。每逢下雨，洞内直淌水。纵然不下雨，被褥也是潮湿的。他们的衣服长满了霉斑，晒也白搭，太阳被浓雾挡着，洗过的衣服越晒越湿，没衣服换了，就穿条裤头裹件军大衣。

难得的一两个晴天，各种蚊虫又来进攻。手脚咬得大疱小疱的，床上爬满了多脚虫，喝水时，也常喝出一条条吸血

的蚂蝗。

高地的天敌是皮肤病，犯起来流行一大片。只要患者坐了旁人的床，马上又多一个皮肤病人。

农守海只听说过“雷公劈人”的故事，可眼前真见“雷公”在头顶震怒：树木被劈断，电视机被击毁，连电话线上也滚动着一团团恐怖的蓝光……

人的承受力是有极限的。也许在血与火的战场上能暴发出超负荷的承受力，但长期置身在艰苦的环境中却难以忍受。

一天、两天、一年、两年，有的战士悄悄地掉下了眼泪。农守海最见不得男人哭鼻子：

“哭个鸟！我们又不是来坐月子的。”

“爱部队，就要爱高地。”

农守海把爱部队、爱高地的满腔热情化为了实际行动。

没水喝，他就带头到山腰去挑，一担又一担，一天又一天。光着头，赤着脚，肩挑水桶象泰山肩夫在盘山小道上跋涉。

没房住，他就和战友们动手自己盖。

没菜吃，他就和战友们到山下去挑。一担菜百来斤，常言说远路无轻担，何况还要翻越三座山。

农守海每次挑菜挑到 832 高地的山脚时，总要和同伴叫劲：

“咱们赛一赛，一口气挑到山顶？”

“算了吧！守海，空手上山还要躺三天，这是何苦来。”

“练耐力呗，只当是十公里越野训练。谁敢接受挑战？”

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谁怕挑战？赛就赛。当然，每次挑菜登山比赛，冠军都是农守海。

战友们不理解，农守海个子十分矮小，一米六〇多一点，身体也十分瘦弱，还加上有严重的胃病。他哪来的这般耐力？

农守海一笑：“我基本功好，从小就上山打柴。”

打过柴也种过田的农守海常常想，靠肩膀到山下挑菜，为什么不能用双手在山上种菜？

石山也能种菜么？能。农守海把一块块石头挖出来，撬下山去，然后，又和战友们把一筐筐泥土挑上山来。用无数个休息日和滚烫的汗水垒起了一座梯田菜园。到我上山止，蔬菜已基本自给。

当绿油油的青菜长满梯田时，农守海想到了养鱼。

云天中养鱼？战友们笑了，简直是天方夜谭。

农守海不信邪，用了几年的功夫，抠呀抠，硬是在石缝中抠出了两张乒乓球桌大的鱼池。到春节，战友们真的吃上了鱼。不过这鱼有股肥皂味，因为大伙儿经常跳进池内洗澡。尽管是肥皂鱼，战友们也吃得很香，毕竟是自己养出来的啊。

接着，农守海又象理家婆一样，养起了鸡、鹅、猪、羊和狗。

肉食蔬菜神奇般地在云雾山中自产了。农守海又想，为什么不种些花草和果树。

全山沸腾了，栽花植树闹得火火热热。这时，正逢农守海探家，他蓦地发现自家院内有十来棵桔树苗。归队时，悄悄地挖出来，给家中留下一张“借条”，就带着桔树苗返回了

高地。

几年下来，832 高地绿篱成行，花果飘香……

有了吃的，有了看的，还应该好玩的。

农守海和战友们又修建了一个半边篮球场，沉寂的大山顶上破天荒地响起了球赛声。

战士们高兴地说：“我们这是国际篮球场。一个球能扔到国外，盖个帽儿，篮球就飞到了越南。”

欢快的笑声回荡在云里，雾里，沉睡了千年的荒山复苏了。832 高地连续十年被评为“模范阵地”。

这荣誉是怎样得来的呢？

只要看一看农守海那三个变形的手指，两只深陷的眼睛，一副瘦弱的身子，就可以找到答案：一切都是拼命干出来的。

那么，他又是凭一股什么力量干了整整十年。其间有四次离山的机会，他都放弃了，为什么？

农守海的声音有些颤抖，他缓慢地对我说：

“竹林山那一仗，我身边死了五个战友，五个……特别是排长，他多么年轻啊！早晨，那天早晨，排长就是躺在我的怀中死去的。临死前他没说一句，只是两眼死死地盯着我……我活下来了，活着就要好好干，不然，对不起他们。”

……

我们的对话是在公元一九九〇年四月二十日的一个早晨。早晨的雾极浓，白茫茫的一片，早晨的雾也极冷，我和他都穿着军大衣。农守海的眼中滚动着泪花，头发上沾满了雾气，象覆盖着一层白霜……

我凝视着雾中的农守海，一种异样的感觉涌上心头。他

才二十多岁，那背就已经开始弯曲了，清瘦的脸上挂满了皱纹……从 18 岁到 28 岁，他把自己最青春的岁月都献给了 832 高地。

至今，已是副连长的他，仍然还在守山。

难道你就不知苦和累吗，农守海？

“都是人，哪能不知苦和累。”农守海抽着烟笑着说：

“再苦再累我都能受得住，最难受的是寂寞，准确讲，是青春的寂寞。”

四、青春的寂寞

农守海剃着和尚头，十年如一日。他还常常戏谑地说：“咱们这儿是 832 少林寺。”

战友们深知，农守海每讲这句玩笑话时，心情却是十分酸楚的。他的同学、老乡早已当上爸爸了，而他还不知道爱情姓什么。

如果人们的情愫真象这古老的石山不曾开化也好，可世界变了，各种各样的生活，通过书刊、影视、广播和信件源源不断地涌向了山头……

狭小的空间似乎承受不了外界的冲击，憋得小伙子们去喊山。

老兵们三三两两，盲无目的地向绵延的大山扯起嗓子喊叫：“哦！哦——哦……”

“喊山”不是农守海的性格。他总是憋在心里，憋烦了就用围棋的黑白子来填塞心中的孤寂。时而走白子，时而走黑子，自己和自己对弈……

毕竟农守海是个有七情六欲的汉子，围棋怎么能消除他心中的孤寂呢？

山上流传着这样一首打油诗：

“白天兵看兵，
晚上看星星，
只听乌鸦叫，
不见姑娘笑。”

是啊，如果替农守海这样一位二十七八的大龄青年着想，谁又能不理解呢？

农守海也有憋不住的时候，也真想嗷嗷喊叫几声，可他不能，他是山上唯一的干部，自己的苦寂决不能让战士们知道。唯一的权力是强忍，忍不住时他就默默地背着手去“转山”。

转呀转，转得实在无聊了，就蹲在地上看蚂蚁搬家。好整齐的队伍哟，三个一行齐唰唰地列队向前。

“蚂蚁为什么这样步调一致？”

农守海仔细地揣摩着，他下意识地用脚把蚁王踩死！突然蚁群大乱，四分五裂地向各方散去。

农守海叹了一口气，他似乎从这群蚂蚁中得到了某种启示：

领头的不能乱呀！

……

正是有了农守海这个“领头的”，832 高地的兵都能甘于寂寞。

十多年来，他们不仅未发生过一起生活作风问题，而且先后有 135 人立功受奖。

了解 832 高地的人都知道，这儿的兵都有一种由一样的性格。

如果说战士们的这种性格是部队培养的话，那么农守海的性格养成，却离不开他故乡的那片特殊的土地。

五、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农守海 1960 年 6 月出生在当年左江起义的策源地——龙州。他的家在龙州县霞秀大队二小队。

霞秀村旁有一条左江。洪水暴发时象汹涌奔腾的黄河；枯水季节，显出两岸突兀的石壁似巍峨的三峡。儿时的农守海无论水涨水落都常来这儿打鼓沔。光条条的，象条小泥鳅在水中翻腾……

他家的左面是红八军军部旧址，右面是烈士陵园。这儿曾是他常常佩戴红领巾过队日的地方。

绵亘的青山，也留下了农守海的足迹。他光着脚丫子，攀援在绝壁上砍柴。渴了喝泉水，饿了嚼包米团。每当夕阳落山时，他才挑着百多斤的柴禾出山。偶尔柴堆上还挂着一包鸟蛋和几只山雀……

这里的人，性格都很豪爽和透明，人与人说话从不绕弯子，一家有难众人帮，一家有喜众人贺。这儿的门从不上锁，这儿的家禽都是户外饲养的。在农守海童年的生活中从没听说还有什么偷盗的事。这里的男人有一种阳刚美，这里的女人有一种阴柔美，美的质态造就了农守海刚柔相济的性

格。他能象阿哥们一样喝起蛤蚧酒如饮泉水，他也能象阿姐们一样料理家务有条不紊。

他在六个兄妹中是老大，父母下田后，他负责烧饭做菜。至今，他还是高地上第一流的“烹饪大师”。

这山、这水、这块革命老区的人民为农守海的成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世代以农为本的父辈也为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

农守海的爷爷经历了三十年代初的那场时代的暴风雨，家门前的那道铁索桥边曾牺牲了四百义军……爷爷讲给小守海听的那些英雄豪杰的人物故事，都是照亮农守海生命之路的一盏盏的明灯。

农守海的父亲是五十年代的解放军，经过风风雨雨，也见过世面，他从爸爸的口中知道了家门外还有一个更博大的世界……

农守海属于早熟的孩子，霞秀村都夸他有出息。

读小学，品学兼优全校第一；读中学，半工半读仍是名列前茅。老师们都说，如果守海能继续升学，准是个“状元”。可惜，困难的家境不得不迫使他瞒着父母含泪退学。不退有什么法，他不忍心看着父母拼死拼活地用一个工才换两毛钱的大笔学费来供自己读书。

农守海十五岁就辍学了，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尽管是为食而劳，但农守海却象他的父辈一样把钱财会得很轻，而把人品却看得极重。正如他家的门上至今还贴着的那两句话：

“于今世界两文钱，

自古英雄三尺剑。”

.....

农守海在这片英雄辈出的革命老区生活了十八年。十八年造就了他的特殊性格。

当我探寻了农守海性格形成的原因后，我发现，在他性格中有一颗人间最可贵的爱心。

六、“要带兵，就要爱兵”

提到农守海爱兵的故事，832 高地的每个战士都能讲出一大串。

刚上高地时，新战士听老乡讲，炮台上曾屈死过许多清兵，这些冤鬼常常夜半出来哭叫。新兵一上夜岗就害怕。农守海不是粗暴的训斥，而是轮个陪他们站岗，边陪边讲破除迷信的故事。久而久之，山上并没有闹鬼，闹的是四、五斤重的大山鼠，叫的是发情的野山猫。

每当巡逻和设伏，随时都有踏响地雷的危险。农守海总是开路时走在最前头，回撤时走在最后面。据统计，他先后带领战士设伏设卡 600 多次，战友们无一人伤亡。亲自受到过农守海保护的战士郭保初激动地说：“农排长叫我去死我就去死，为这种人死值得。”

战士病了他带岗，战士有事他帮忙，扛炮弹拣重的背，运水泥别人休息后他照搬，直到汗水和水泥贴在磨破的脊背上，撕也撕不开，揭开伤处一片血淋淋的……

铁打的营房流水的兵，战士换了一茬又一茬，谁没吃过他做的饭？为了改善生活，他买来烹调书自学，变换花样做

给战士们吃。有的说，我最爱吃排长烧的狗肉；有的说，我最爱吃排长煲的炖山鼠；有的说，我最爱吃排长炒的福寿瓜，他能变十几个花样。这也正是农守海的诀窍。他说，其实这些兵也不奢望吃什么山珍海味，每天变变花样就能吃得香甜可口。

一顿病号饭也要亲手做。有一次一个生病的新战士想吃肉末稀饭。伙房说，下碗面条就行了。农守海说，不，病中的人最想家，要是在家里，想吃什么就会做什么。说毕农守海亲自动手做，按着战士的心愿把煮好的肉粥送到床前……

89年初，给养员买菜被车撞伤了，住院缝了好几针。农守海闻讯后立即买了两斤苹果送到了给养员手上。虽然这几个苹果无足轻重，但排长的爱心却是沉甸甸的。给养员为这几个苹果念了排长好几年。

人只要有了真挚的爱，什么时候都能撞击出心灵的火花。有一次上山打柴时，一个新兵被王蜂螫了眼，农守海一口气把他背到了卫生队。一放下他就道歉：“对不起，对不起，都怪我没组织好。”仅一句话，就碰落了战士的滚滚热泪。

他爱兵，兵也爱他。连写情书也请他当参谋。有名广西老兵不会写情书，称女方为“老黄同志”，女方火了，回信说：“小刘同志，既然我老你小，咱俩就分手……”农守海连夜帮小刘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标准情书，这才“化险为夷”。

农守海虽然工资不高，每月花在烟、酒上的消费却是很高的。因为他和战士们在烟酒上是不分家的。战士们说，我们这个山头实行的是共产主义，有排长吃的，就有我们喝的，有排长抽的，就有我们烧的。

农守海也开玩笑地说：“我这也是拉关系，但是我拉下不拉上。因为有他们才有我。”

当然，农守海更多的是请他们喝蛤蚧酒，因为山顶雾大雨多，容易得风湿病。

有时，他也借酒劲把个别“牛皮糖”战士痛斥一顿，还真灵，那些调皮的兵还真吓得服服贴贴的。

当然这决不是带兵的最好办法。但农守海也有他恩威并重的一套。

有个广东兵常常打架斗殴，人称“天不管，地不收”。农守海偏偏收留了他，并且充分信任他。每次值勤进山，都把他带在身边。战友们对他刮目相看了，称他是排长的贴身保镖。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感涌上这名广东兵的心头，再加上农守海对他的信任和细心地开导，使这个兵彻底变了个人。轮到复员时他痛哭失声，主动召集全山头的战友说：“我走了，你们留下的人，决不能把模范阵地的旗号丢了，这里面有排长的全部心血，也有我的一份功劳。”

农守海的爱心能使后进战士变先进，也能使这个群体凝聚成一座坚强的堡垒。为了保护森林，他们先后共扑灭过七次山火，用林场工人的话讲，要不是山上有这群勇于献身的年轻军人，只要有一次酿成火灾，那损失就将无法估计。为此，人民群众给他们送来了护林英雄的称号和各种奖品。

山上的兵，对农守海这位最高长官的称谓也很怪。19岁的钟泽群对我说：“我们从来不叫他排长和副连长，都爱叫他‘榜爷’。”

“什么原因？”

“不知道，反正我们是一拨一拨传下来的。有的说是从

电视‘乌龙山剿匪记’中山大王的名字套过来的，有的说因为他是榜样而得名。反正我们觉得叫他榜爷挺亲切的。”

老兵汤成讲：“要说咱们的‘榜爷’也真够榜样的，啥事都是替大伙儿着想。有一次院子里窜进来一条老粗的眼镜蛇，把咱们唯一下蛋的黄母鸡咬死了！狗东西，还偷窝里的鸡蛋吃呢。大伙一看红眼了，赤手空拳就要扑上去打。‘榜爷’吼住了大伙，他一个人冲了上去，先用木棒逗那眼镜蛇，等蛇斗累了，他突然一个箭步上前用木棒横压住蛇头，然后用手提起尾巴一抖，蛇就散架了。结果还给我们做了一顿鲜美的蛇羹。”

农守海的爱处处都能体现出来。用战士们的话讲，就是玩，也充满着爱心。

打篮球，逢他输了照样跪在地上顶球。

摔老 K，照样钻床底。有一次钻得太认真，裤子都拉开了一条大口子。

农守海很开心，他说：“是人，要干也要玩。”

这位“榜爷”玩起来也真上劲，有一次打牌当了五次“下游”，输得头上戴了五顶钢盔……

832 高地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每逢战士探家，没几天就想念起山头了，有的假期没到就匆匆赶回阵地。他们说这儿最平等，这儿最畅快，这儿最好玩。

我问刚刚赶回山头的小钟：“难道家乡不好玩？”

他说：“好玩，要钱玩。”

我说：“听他们讲，你家在特区，条件还是挺好的。”

他说：“再好和人家一比就来气了。人比人气死人！这儿都一样。”